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虹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THE WORLD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

世界禁书文库

虹

(上)

原 著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翻 译 杨 德

世界禁书文库

虹

(下)

原 著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翻 译 杨 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虹

作 者:[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译 者:杨 德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435 千

印张:21.25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 — 1930),英国小说家。

1885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附近的一个矿区小镇。

1912他与诺丁汉大学一位教授的妻子一见倾心,并于私奔途中完成了其成名作《儿子与情人》。1915年完成并出版了《虹》,但不久遭查禁。1917年完成了《恋爱中的女人》,即被查封的长篇小说《虹》的续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充分发挥其旺盛的创作精力,两年内完成了散文集《大海和撒丁岛》,长篇小说《阿伦的杖杆》、《努恩先生》以及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1927年完成其长篇小说《袋鼠》,三年后又写出了著名长篇著作《羽蛇》。1928年抱病完成其最后一篇作品《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之后,于1930年在法国南部去世。

第一章 汤姆·布朗文与 波兰女人的婚姻

布朗文一家世代居住在马石农庄上。草地上的依瑞斯河从容地周旋在桤木林中，将德比郡与诺丁汉郡分割开来。两英里外的小山上矗立着一座教堂尖塔，于是这个小小乡镇的所有房屋便不知疲倦地依山势爬上去。当布朗文家的人到地里劳作时，抬起头就能见到远处那凌云的约克斯顿的高塔，当他再俯首于平坦的原野时，便会感到遥远的地方有某种东西高高凌驾于他之上，可望而不可及。

布朗文一家人的神色中都流露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企盼，时刻准备着接受降临到他头上的东西。那是一种自信、一种期待的神情，是一种法定继承人眼中所特有的神色。

他们满头金发，很有生气，说话不紧不慢，举止不慌不忙。人们可以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情绪变化的种种迹象：从

喜悦到气恼，从笑逐颜开到怒形于色，就像天气突变时阴晴不定的天空。

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肥沃的土地上，又紧靠着日渐繁华的城镇，于是他们全然忘却了曾经有过的困窘的生活。他们从未发过家，因为子子孙孙繁衍不息，祖传家产被不断瓜分豆剖。然而在马什，他们的生活还算得上宽裕。

布朗文家族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而不必担心缺衣少食。他们辛勤劳作，不是因为缺吃少穿，而是因为旺盛的精力无从发泄。他们从不挥霍，知道钱有花光的时候。出于本能，他们甚至不愿丢弃削下来的果皮，因为它可以用来喂牛。光阴荏苒，这一切又何尝能够停歇！他们能够感受到春天的跃动，能够知晓翻涌波涛永不会停息。年复一年，他们撒下种子，以待秋捷；生下子孙，整日奔忙。他们明白天地是相通的，大地把阳光吸进自己的肺腑，让雨水流入自己的胸膛。田野在萧索的秋风中变得草木零落，鸟巢便再也无需遮遮掩掩。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所见所闻所感仅此而已。触摸着大地的脉搏和身躯，会感到它们在向犁铧敞开胸襟。刚翻过的土地新鲜而蓬松，以沉甸甸的欲望攀附着人们的双脚。而庄稼将要收获时，他们又会变得坚硬而呆板。新吐的玉米穗子在风中挥舞着，柔和的光泽轻轻地划过人们的四肢。人们捏住奶牛的乳头，在双手的挤压下，奶流如注，奶牛乳头的血液涌动和人手脉搏的跳动搏成一片。他们翻身上马，将生命紧夹于两膝之间。他们套好车辕，手握绳缰，驭马于股掌之间。

秋天，红腿鸡呼啦啦飞上天空，成群的飞鸟浪花般溅过

平静的田野，白嘴鸭在雾蒙蒙、湿漉漉的天空中鸣叫，好像要向人们宣告冬天正一步步地逼近。男人们呆在屋子里，围坐在火炉旁。女人们则熟练地忙着活计。劳累了一天的男人，四肢和躯体中都透出一股牲畜、大地、绿树和蓝天的气息来。他们靠近火炉，凝神发呆，整天的劳作使他们的血液流动都显得有些滞缓。

虽然血缘也给了女人们一份怠惰，她们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小牛犊吸吮着奶头，雏鸡成群地四下里跑着，幼鹅吞下喂进的食物时，都在人们的手中慌乱地颤动着。但女人们却能透过这种闹哄哄的农庄生活看到常常被人们遗忘的外面的世界，对于那个世界中的一切她们都了如指掌，她们可以辨出那来自远处的声响，她们仍在侧耳谛听。

并且对于男人们，只要土地还存在，它还可以继续播种；只要风能吹干潮湿的麦粒，能使得株株青玉米前仰后合，他们也就知足了。只要他们还能赶着牲畜下地干活，能够哄走躲在谷仓中的老鼠，或者能一巴掌拍断野兔的脊梁，也就够味儿了。他们知道自己血管中流淌着的血液和大地、蓝天、牲畜以及绿色植物都是温暖而有生命的，它们可以察尝到痛苦，感知到死亡，它们之间在进行着永不止息的交流。他们工作忙碌却反应迟缓，脸上整日地洋溢着热血所以总是红彤彤的。

可是女人们却不想老过这样的日子，她们渴望着不被血缘束缚的生活。她的房子比田野和农庄上的其他房屋更要靠前，正对着通衢大道。从这里可以望见有着教堂和庄园的村庄，可以远眺到有着城市和政府机构的外面的世界以及生活

在那个世界的来来往往的人们。对于她来说，那里是个可以解开心中的疑惑，实现自己的渴望的神奇世界。在她理想的国度中，男人们高高在上，雄心勃勃，被某种创造欲驱动着，去探求神秘未知的领域，去丰富自己的见闻和开拓自由自在活动的空间。而布朗文家族的男人们却将生活中充满的创造欲压制在心里，任凭它在自己的血管里翻腾冲撞而不得排遣。

她情不自禁的在房前站定，凝神远望那美好天地中繁忙劳碌的人们。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却在回顾身后的田顷，他所关心的只是阴晴雨雪，春播秋收，家禽牲畜和田地的变化，她极尽目力想看清那儿的人们为探索知识而进行的种种奋斗，凝视谛听他们在征服世界后的自言自语。她时刻关注着远方所进行的征服未知的战斗，如梦想着能够结识那些正在拼搏中的勇猛的斗士，或是憧憬着自己瞬间变为他们中的一员。

在她的家乡，即使在近在咫尺的科斯塞，牧师却能给她另一种感觉，他们的言语玄妙，谈吐不俗，很具吸引力，他们的举止得体，气质文雅，有异于常人。这两者她都能理解，却永远做不到，牧师超然地生活在她的男同胞存在的世界之外。不能说她不了解自己的男同胞：他们精力旺盛，却行动迟缓，他体魄强健，阳刚气十足却容易满足，不思进取，缺少一股走出乡村独闯天下的劲头。相反，站在她丈夫身边的牧师虽黝黑、瘦弱、矮小却反应十分机敏，见多识广而又文质彬彬；相形之下，布朗文则显得呆头呆脑，傻里傻气。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而对牧师的品行她却一无所知。如

同布朗文可以对牛发号施令一样，牧师也可以对她的丈夫呼来唤去。牧师身上究竟有一种什么力量使得他能像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般的高高在上呢？她迫切地想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她渴望踏进这人类的更高境界。即使她今生无法实现，也要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出人地头。一个人虽然身体孱弱，却有东西能使他显得强壮而高大，就像人站在牛旁边显得很纤弱，却比牛要精明有力得多一样。不是金钱、不是权势，也不是社会地位，那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牧师有什么役使汤姆·布朗文的特权吗？——绝对没有！然而，假如把他们俩一丝不挂地置于荒岛之上，颐指气使地一定是牧师，他的灵魂可以让他成为其他人的主人。这一切究竟是为为什么——为什么呀！她确信这是知识的魔力。

牧师一贫如洗，作为男人，也不见得很有能量，然而他却身份显赫，与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地位平等。她看着牧师的孩子出生，看着那些小东西在他们母亲身边追逐嬉戏，却与她的孩子们全然不同，两者真是大相径庭，两者泾渭分明。为什么她的孩子就不如人呢？为什么牧师的孩子生下来就比她的孩子高贵呢？为什么他们一来到人世就享有特权呢？那不是金钱的缘故，不是社会地位的缘故，是良好的教育和丰富的阅历使然，她这样认为。

这位母亲企望她的儿女也可以获得这种教育——教育可以引导生命到达更高的境界，企盼他们也能过上那种优越的生活。因为她的儿女们，至少她的掌上明珠，有一种与生俱来似贵族般的高雅的气质。他不应该甘于和那些靠出卖体力谋生的人为伍，凭什么他们得一辈子默默无闻，含辛茹苦

呢？为什么他们就应该整日厮守在那一亩三分地中呢？他们怎样才能踏进这更为缤纷多彩，更为生机盎然的生活圈子呢？

想到雪利庄园的女主人，她的想像力如脱缰野马般地扩展开去。庄园女主人是带着她的小女儿来科斯塞的教堂做礼拜的。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头顶着作工考究的小帽与身披着用料精致的海狸皮的小斗篷，那女主人则更像冬天的一枝玫瑰，美丽端庄，气度不凡，光彩照人。哈代夫人能感受到的，她布朗文太太为什么就没有察觉呢？比起斜斯塞的别的妇女，哈代夫的气韵怎么就那么的出众呢？是什么使得她一枝独秀？科斯塞的女人们不知疲倦的议论的主题往往都是谈论哈代夫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宾客甚至是她的服饰和她的仆从，当然还有她的理家本领。庄园女主人是她们心中永远年轻的梦，她的生活是她们百读不厌的史诗。有了她，她们的日子便多彩多姿，回味无穷。她们经常把她的丈夫是如何的嗜酒，她的兄弟们是如何的不检点，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又大谈特谈她的朋友——本区议会议员威廉·本特利勋爵。她们有自己心目中的奥德赛，有自己的贞妇珀涅罗珀及其丈夫尤利西斯，有自己的骚色女魔，以及无穷无尽的网。

显然村子里的女人们是幸运的，她们能够把自己想象成庄园女主人，在头脑里使自己生命中的华章得以完成。马什的布朗文太太渴望超越自己，幻想拥有一种上流社会中才有的精致典雅的生活和一个能够体现自己才能的方法。就像一个归来的旅人以他特有的淡然向人们讲述着异国他乡的绚丽

旖旎的自然风光和奇妙独特的风俗人情。为什么对远方异地的了解会使生活的情形大为改观，会使之变得更美好，更广阔呢？为什么人类比他所奴役的牲畜家禽更优越呢？二者实际上是一码事。

这首史诗的男主人公已被一些像牧师和威廉勋爵这样的男人所占据，他们身材颀长，雄心勃勃，个性鲜明，名高远扬，走遍了天南海北。啊！所有这一切都太值得关注了！特别是那些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的男士们的风范！村里的女人们也许更喜欢汤姆·布朗文，也许可以和他厮混得很熟，但是倘若她们的生活中缺少了牧师，没有了威廉勋爵，那她们就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失去支撑她们精神的依托，而变得心情沉重，毫无生气，进而会相互厌恶起来。只要她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还立在面前，即使生活不公，命运多磨，她们也仍然会坚持到底。哈代夫人、牧师、威廉勋爵——他们是居住在虚无缥缈的梦幻国度中的人们，他们一举一动的改变都足以引得所有的科斯塞人侧目。

二

大约在 1840 年，一条横穿马什农场草地的运河正式开通，这就把依瑞什山谷中几个新的煤矿串联到了一起，沿河的田野里筑起了一道高高的河堤。运河离房子没有多远，在流到大路时，要经过一座笨拙沉重的桥。

这样一来，马什农庄便和约克斯顿完全隔绝了。它在并不宽阔的山谷河床中显得是那么的孤立无援，前临科斯塞教堂塔尖，背靠灌木丛生的小山。

这条运河却幸运地给布朗文一家带来了一笔丰厚的收入，因为它不偏不倚地正从布朗文家的土地中流过。不久以后，运河的另一边又开了一座煤矿；又过了不久，中央铁路修到了约克斯顿山下的谷地上，土地遭到了全面侵占。在日趋繁荣的村镇中，布朗文一家因要提供大量的农产品而终日忙碌着不得偷闲，但他们也因此很快就阔绰了，变成了买卖人。

地处陈旧寂静的运河堤岸旁，马什依然偏僻而古朴。河谷里阳光明媚，缓缓的河水在高大的桤木树间迂回曲折。横穿桤木林的大路，通向布朗文家的花园在门。

从花园门口朝右边大路望去，透过运河桥幽暗的拱洞，隐约可见在不远处有一片煤矿连绵不断地向四周平铺开去，再远处的谷地上，朦朦胧胧地注意到一些歪歪斜斜地相互挤靠着的红色房舍，不仔细看它们好像连成了一片。更远处，是镇外烟雾缭绕的小山。

布朗文家的宅院安然地静处于文明大门之外。这座位于大路旁的孤零零的宅子，有一条小径通往花园。春天，小路周围点缀着黄白相间的水仙。房子四周也长满了一丛丛的丁香花、绣球花和一片片的女贞树，整个农舍恬静地隐蔽在繁花绿荫之中。

主屋的后边，几间草棚胡乱地从院子中搭到了院外。最外围的院墙外是一口池塘，塘中养着一些家鸭，塘边的土岸上散落着几许白色羽毛，风卷着这些粘满泥沙的羽毛滚下运河的堤岸去，一直流到附近的草地和荆豆丛里。河堤耸立成一座伸手可即的高高壁垒，偶尔会有一个人的身影或一个男

人和拉纤的马的侧影在天边一闪而逝。

起初，布朗文家的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尽管运河开凿在他们的土地上，但这片土地好像已变得十分的陌生并且时不时地有一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会从他们的头脑中冒出来。这条粗陋的河堤使他们与世隔绝，惊慌失措。在田间劳动时，时常有一阵阵轰鸣的马达声从他们熟悉的河堤上呼啸而过。起初，这声音使他们心惊肉跳，继而也就习以为常了。后来火车那震耳欲聋的汽笛声竟在他们的胸中激起了一时可怕的快感，宣告那遥远的东西已近在咫尺，迫在眉睫。

赶着车从镇上回家的庄稼汉们，会迎面碰上一群刚从矿井中爬出来的一脸煤灰的矿工。他们在收割庄稼时，会闻出夹在西风中的淡淡的硫酸味，那是焚烧煤渣的味道。十一月间他们在田里收获芜菁时，火车道上空荡荡的车厢发出的刺耳的咔嚓声震荡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注意到在那遥远的地方一定有什么事正在发生。

这期间，阿尔弗雷德·布朗文娶了一位海那的女人，她是“黑马”的女儿。她有着匀称的身材，美丽的容貌，黝黑的皮肤和文雅而又怪诞的言谈。不管是多么尖刻的词语，一经从她口中说出便不觉得刺耳。她是一个举止奇特的尤物，有着一颗孤傲的心，却时不时地耍耍小性子。她那一串串冗长乏味的牢骚，不管是冲着她丈夫，还是冲着其他什么人，只会使听者对她更加惊奇，更觉亲近。即使他们听得满腔怒火，不堪忍受，感觉仍是如此。有时她斥责她的丈夫要东拉西扯地说上一大套，情绪激动声音刺耳。而平时却爱用一种

低缓，温和的语调和优雅的气温暖他那男性的自尊与自强，使他忍气吞声，服服帖帖地干她叫他干的事情。

慢慢地，布朗文本本人竟在眼角堆起了富于幽默感的皱纹，笑起来圆润无声，如同一个被宠坏了的造物主。他默默地干一些他乐意做的工作，几乎不动声色。妻子发威时他满脸堆笑，用一种在她看来并不惹人讨厌的怪腔调调侃人几句，以减轻自己的过失。实在怒不可遏的时候，他也偶尔会大发雷霆一次，将好几天来积攒的火气发泄一通，这时候，妻子又会对他言听计从，百般温柔。他们俩虽秉性迥异，却休戚相关，虽互不了解，却是一个根上生出的连理枝。

他们生了四男二女。长子早年出走海外，这一去便没了踪迹。此后，母亲便成了这个家族的引力中心。次子阿尔弗雷德最受母亲的宠爱，但却天生地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他被送到约克斯顿的学校读书，小有长进。但各门功课不论他再如何如何地勤奋学习也总是在刚领进门的地方原地踏步。只有绘画是个例外。他在这方面有点天赋，于是他就拼命地画，似乎这是他惟一的希望。对周围一切一切的事物他都看不顺眼，满腹怨言。几经尝试，几经犹豫，父亲对他愤怒已极，母亲也感大失所望，于是他只好被送到诺丁汉郡的一家花边厂当了打样工。

他一直是那样的不苟言笑。举止中带着粗鲁和莽撞，声音中也着是混杂着沉重的德比郡味。他专心一意地干活，满心想成为城里人。他设计的图样很出色，手头竟一天天地富裕了。经常的创作使得他的手会下意识地划出粗壮的线条，松松垮垮的。因此对他来说，在巴掌大的方块纸上设计花边

图案，小心翼翼地算计，排样简直是受洋罪。但是，尽管很不自在，但他还是固执己见，埋头苦做，直到把脑汁绞尽了，心力耗光了为止。不管代价如何，他都要坚守自己既定的命运。他过的是一种定型化的生活：为人刻板、寡言少语。性格孤僻，脾气近似于乖戾。

他的妻子是一位药店老板的千金，总觉得自己身处上流社会，地位显赫。他也随之变成了一个刻板而又可笑的势利鬼，强调房屋外表的高贵和华丽，只要有什么有碍观瞻或不尽人意的地方，他便会大发雷霆。到后来，他的三个子女都长大成人了，似乎他也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却出人意料地开始接近那些陌生的女人。他沉默寡言，高深莫测，偷尝起禁果来近乎迷狂。他对中产阶级妻子的埋怨斥责充耳不闻，毫无悔改之心。

三儿子弗兰克天生厌学，对上课毫无兴趣，却经常跑到农场后的第三进院子里去参观，那里是个屠宰场。布朗文家经常自己宰杀牲口，供自己食用，也供给邻里乡亲，由此发展起了农庄上的屠宰生意。屠宰场中的一切一切在小弗兰克看来都是那么的神秘，这像块磁石般地把给他给吸牢了：从屠宰场流过养禽场路面上的暗红色的血；屠夫肩上扛的大块牛肉，上面嵌着的腰子被牛油层层包裹着。

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褐色的头发柔软飘逸，五官端正，长得很像罗马后期的青年。在孩子们中间，他自制力较差，很爱冲动，并且性格软弱。十八岁时跟工厂的一个小女工结了婚。那女孩肤色白皙，体态丰腴，性格文静，却长着一双诡密的眼睛，说起话来好像在行骗。她哄得他跟她结了